

罪

许开祯
著

Zui

An

岸

LYCORIS RADIATA

彼岸花



凤凰文艺出版社
PHOENIX LITERATURE AND
PUBLISHING LTD

许开祯
著

Zui

An

LYCORIS RADIATA

彼岸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岸·彼岸花 / 许开祯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594-3327-5

I. ①罪… II. ①许…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6622 号

罪岸·彼岸花

许开祯 著

责任编辑 唐 婧 梁雪波

装帧设计 张景春

责任印制 刘 巍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21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3327-5

定 价 4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题 记

很久很久以前，冥府三涂河边，开满了大片大片的彼岸花。它的花香有一股魔力，可以让人回忆到自己的前世。

守护彼岸花的是两个妖精，一个是花妖，曼珠；一个是叶妖，沙华。

彼岸花花叶同根，却永不相见。花妖和叶妖守护了几千年的彼岸花，可是他们从来没见过面，因为花开的时候没有叶子，而叶子只在花谢时出现。

花妖和叶妖疯狂地想念着彼此，并被痛苦折磨着在某一年的七月，曼珠和沙华偷偷地违背了神的规定见了面。

那一年的七月，彼岸花大片大片开放，鲜红如血。

神怪罪了下来，把曼珠沙华打入轮回，并被永远诅咒，生生世世在人间遭受磨难，不能相遇。

从此，彼岸花也叫曼珠沙华，是开放在天国的花。它也是唯一开在黄泉路上的花。曼珠和沙华每一次转世在黄泉路上闻到彼岸花香就能想起自己的前世，然后发誓再也不分开，却在下次依旧跌入诅咒的轮回。彼岸花花开彼岸，通向幽冥之狱。

破解诅咒的唯一方法是找到真正的曼珠沙华。而它就是两个人的眼泪结成的，并且，要其中一个人所有的血液染红的那朵曼珠沙华。

曼珠和沙华在这一世还是没能在一起。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盛放的彼岸花，那鲜红的花朵像一只只对天堂祈祷的手掌，那么虔诚热烈而又绝望的幸福。这像火一样的花儿充满了哀伤却又燃烧着爱情的忠贞。

尔时世尊，四众围绕，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为诸菩萨说大乘经，名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护念。佛说此经已，结跏趺坐，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是时天雨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珠沙华、摩诃曼珠沙华，而散佛上、及诸大众。

——《法华经·卷一》

目 录

第一章	断桥或是艺术学院	1
第二章	一束枯萎的花	14
第三章	现场试验	43
第四章	麻古坡下的尸体	76
第五章	第三只眼	92
第六章	过去	124
第七章	凌丰集团	143
第八章	她没有疯	167
第九章	往事	190
第十章	不再沉默	228
第十一章	水面	252
第十二章	黑洞	273
第十三章	深流	294
第十四章	迷途	323

第一章 断桥或是艺术学院

1

关于断桥的故事，是宫渡在一份旧了的刑事案卷中看到的。

那起案子发生已经很久了，仅从案卷发黄的封面上看，就很有些年份。卷宗放在一个看似不起眼却很另类的小柜子里，除正规的编号外，卷宗外面还标注了一个特殊的符号。

宫渡想，一定是当时有人特意标注了的。为的是将此卷宗跟其他卷宗分别开来。

为什么要这样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案子没拍完，是个断头案？

抑或还有其他？

宫渡看这卷宗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是在看过正常的卷宗后，突然被这个另类的柜子吸引。他怔了很久，也斗争了很久，最终还是大着胆将柜子打开。先是看到柜子里有其他一些案卷，宫渡大概扫了扫，那些都是非常普通的案子，而且当年就结案了。

后来他便看到了“断桥案”。宫渡一头埋进去。

这案子不是多么有意思，但却非常诡异。宫渡看得不仅仔细，而且非常入迷。

“断桥”两个字，就这样深深植入了他的大脑。

断桥在城的另一边。离这座城市大约二三十公里。

简单说，断桥是N年前修的，修到一半时，桥塌了，没法修了。也有说修

桥老板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结果大桥快要贯通时，另一半的两根柱子支撑不住，轰一声，塌了，桥掉进了河里。

河叫银河，跟这座城市的名字相同。

桥有一个漂亮的名字：七星桥，又叫七孔桥，它由七个弯月形的孔组成。整体形状更像是一座拱桥，宛若河面上升起的彩虹。一头扎在悬崖里，一头凌空悬在峭壁上。只可惜，它成了一座废桥。

多年后，人们谈起那座桥，还有讲不完的故事。

有人说，当年修桥，死了三个人——两个是民工，一位是工程技术人员。也有人说，死的其实是两个非常能干的人物，是七星桥工程建设指挥部的关键人物。

还有人说，事发不久，承揽工程的路桥公司经理跑铁路边卧轨自杀了。

为什么卧轨呢？没人去研究这个问题。如果真要死，其实跳河更容易，站在桥那头的悬崖上，腾起身子，猛地往下一跳，一切就都结束了。

直到后来曝出一条新闻，说当年造成桥梁在贯通时忽然坍塌的主要原因，不是路桥公司偷工减料，也不是河床勘验有问题，是设计出了问题。

因为这座桥塌了不到三年，另一个省另一个市的另一座桥，也在施工中发生了坍塌。两座桥的设计师是同一个人。调查组寻根问底，这才把真相揭了出来。

但是晚了，当年修桥的工程公司已经破产，早就不存在了。经理自杀，工程人员改行的改行，调动的调动，已经没人再去关注这件事了。

关于这段新闻，没记进卷宗里。显然，当年侦查“断桥案”的时候，这一切还没发生。办案者不是超人，无法将后来发生的事写进案卷里。

官渡是在另一个案卷里看到新闻的。

断桥的命运跟官渡看到的那个发黄的卷宗一样，像个弃儿，被遗落在那里。风吹日晒，破落得不成样子。

忽然有一天，闲游的人们发现残留的桥面上站着一个年轻人，大约二十来岁，个头高有一米八。是在黄昏，斜阳打在桥面上，也打在哗哗流动的水里，映得河谷非常好看，像流着彩金一般。

年轻人背对着斜阳，手扶在残垣断臂似的栏杆上。他的身材魁梧，给人

一种非常有力量的感觉。他一直站到斜阳归去，暮色四沉，整个河谷进入一片死寂，仍然没有要走的意思。

也有人说，那个影子一般站在黑夜，白天几乎不出现。只有夜幕严严地裹住大地，裹住这条河流。哗哗水声中，桥下第二个孔里，会走出一个影子。他缓缓上桥，仍然是背对着河的上游，手扶在残缺的混凝土栏杆上，木雕一样站着。

更有人说，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影子，是两个。一个瘦削，一个魁梧。个头差不多高，都在一米八左右。

两个年轻的影子站在那里并不说话，他们像是专门来听水声的。这里的河谷因为突然变窄，水流开始变得湍急。加上河底怪石林立，两边崖壁上又有稀奇古怪的暗洞，因此水声就有几分恐怖。有时候听上去像号啕，有时听上去像怒吼。到了秋季水位暴涨的时候，更如万马奔腾，彻夜响个不停。

传言归传言，真正看清年轻人面孔的，没有。

因为自从这桥坍塌后，谷里便少有人烟。当初修桥，是为了贯通一条公路，而这条公路眼下早已被改道。那里又建了一座新桥，这次没塌，它把河谷两边的公路接上了。

这里便成为一段历史，一股烟，彻底地淡出人们的视野。

当年侦办断桥案的刑事警察叫钟好，现在已是银河公安局刑侦支队队长，一个出了名的刑警。当然，惹出的事也不少。

关于钟好的传闻，宫渡已经了解不少。

按案卷记录，当年承建大桥的这家公司的经理，卧轨自杀后留下一个女儿，当时十二岁。

艺术学院出事的那晚，有目击者称，一辆黑色的车子从城内一直驶向城外的郊区，然后上了一条县级公路，再拐上乡村道，最终穿过一片密密的林子，开到了断崖边上。车内走下来一个年轻人，约莫二十六七岁。他将车子停靠在一片树荫中，四下看了看，沿着山路往沟谷去。

从山顶到沟谷，有一条小径，是当年修桥时人们踩出的。个别地方，还建了护栏。所以，即便是黑夜，往下走还是很安全的。

年轻人像是有什么急事，下坡时走得很快，近乎小跑。不大工夫便到了

谷底。

谷底静静的，除了哗哗的水声，他听不到其他。年轻人似乎有些失望，他好像急切地想看什么。或许是像传说中的在期望另一个影子的出现。可是遗憾得很，这个夜晚，另一个传说中的影子没有出现。

年轻人在第二个桥孔下站了许久，有点不甘心地走上桥头。剩下的这半座桥，他像是很熟悉，他站在断桥上，也是背对着河的上游，手扶着栏杆，目光有点忧伤地望着狂泄而去的银河。

半个小时后，年轻人离开，沿着原路返回到山顶。往车子近前去时，他又回过身来，朝崖下的河谷看了几眼。

月光打在他的脸上，有人借着月光，看清了他的脸。

那是一张干净透彻的脸，写满了帅气。哦，还有一股文质彬彬。看上去那么年轻、俊美。

艺术学院一直是个是非不断的地方，估计这跟学校的特质有关。

这所学校是省里一所高质量的艺术类高等院校，招生对象是初高中生。也就是十七八岁的孩子，有些甚至是十四五岁。这么年轻的孩子带着艺术的梦想而来，在这家院校接受熏陶，跳舞，唱歌……校园里一年四季都是青春飞扬，歌声激荡。

校长李镇道是社会名流，他身兼数职，头衔一大堆。在这座城市里，校长李镇道算是一个地位和身份非常独特的人。

据最新消息说，他有可能当选为新一届市政协副主席。

那年的风波跟一封举报信有关。这封信先是通过几个特殊渠道，到了银河和海南省个别领导手里。信里反映了一些艺术学院的问题，这些问题很严重，而且都涉及到院长李镇道。

但不知什么原因，这封信被压下了，并没有按举报者期待的那样，立刻在银河激起什么漩涡。举报者等了一段时间，不见动静，遂采取了更为过激的行动。

2

那封举报信据说写得很艺术，读起来却很黄很暴力，用词十分辛辣。举报者说，艺术学院本来是培养艺术家的摇篮，现在却成了罪恶的滋生地，甚至堪称温床。孩子们本来应该在这里放飞的是理想，现在却成了噩梦连连的地方。

信中称，李镇道完全是一个伪君子，一个衣冠禽兽。表面上斯文儒雅，背后却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官渡在已经发黄的卷宗中看到那封信的片断，是影印件。举报者后来竟将举报信贴到了公安局门口。

可惜卷宗中这张照片，只是举报信的一小部分，而非全部。卷宗里记录的原因是，公安人员发现时，举报信就被撕成了这么一小块。

官渡看了，不觉得是举报信，倒像是一篇很有文采的小说：

……那座小二楼在学生公寓后面，掩在一片榆树林里。以前专门用作接待省里或外地来讲学交流的艺术家的，后来改成了豪华公寓。院长李镇道住的那套临着湖，三面都有阳台。

夜色迷蒙的时候，坐在南边小阳台上，微风从湖面荡过来，拂在脸上，凉凉的，很湿润。要是面前再放一个小茶几，摆一杯法国红葡萄酒，然后听一段笛子独奏或是萨克斯，该是多么享受。

当然，演奏的一定是艺术学院的学生，他们大多在十八九岁，有些甚至十五六岁，正是最美的花季。演技也许差一些，但这没关系，院长李镇道会在某个时刻，站起身，轻轻走过去，给他们纠正错误。

这时候月牙儿会从茂密的榆树叶间泄下斑驳的光，月光柔和地洒在阳台上，映出两个朦胧的影子，一个年轻健美，一个略有点老，但不失温柔。两个影子在月光下颤动着，发出些微的模糊的声音。那声音很快又被湖中的蛙鸣淹没了。

大地在风中轻轻颤抖。

院长李镇道的那套豪华公寓，客厅足有一百平米，铺着暖色波斯地毯，毯子软软的，赤足踩上去，有一种如坠云层的幻觉。

李镇道常常坐在落地窗前，那儿有一张藤椅，他的眼睛微眯，带着欣赏或迷醉的色彩，手指在腿上轻轻拍打着节拍，这说明他正在欣赏一段舞蹈。

跳舞的是他从百余名学生中精心挑出的。很年轻，发育得很美。学舞蹈的孩子就是这样，发育得比别的孩子快，也比别的孩子有味儿。

这位男孩儿，从背影望去更像是女孩儿。顾长的身姿，细腰，臀的轮廓几近完美，黑色的非常有质感的舞裤勾勒出他修长笔挺的腿，好有弹性。

李镇道心里咕嘟一下，觉得那身子像充满力度的弓，随时会从舞衣里弹出来。李镇道变换了个坐姿，做了个深呼吸。男孩做一个飞翔的动作，把整个身体打开，李镇道的目光便倏地定住，呼吸僵住了似的，有点接不上气。

他再次挪动下身子，用力抻抻腿。男孩一个飞转，整个人展开在他面前。

客厅的灯光是专门挑选的，有舞台上的效果，要是调低一些，色调是极其暖昧的。

李镇道目光凝止，快要窒息了。

还好，他挺了过来。使劲咽了几口唾沫，用以平静自己。但平静往往是很艰难的，李镇道做不到这点，男孩面色娇羞地闪过身，留下一大片空白。

李镇道端起茶几上的高脚杯，里面的法国红酒质地透明，摇曳出一个虚幻的影子。李镇道的兰花指微微颤抖，不过他还是坚定着，没让红酒洒出来。

呷一口红酒，李镇道全身通畅，又能坚持着看下去了。

那是一套很美的动作，加上舞者年轻健美的躯体语言，把一切都演绎在地毯上。李镇道轻轻鼓掌，以示赞赏，然后起身，走过去，在地毯上给男孩做一连串示范动作。

李镇道毕竟老了，身体的各部位不那么和谐，微微隆起的肚子也使他的舞蹈动作大打折扣，不过男孩看得很认真。学生么，哪能在老师面前造次，何况是声名显赫的院长。

李镇道做完，然后让男孩再来一次，遇到走形处，他会把手伸过去，抚在男孩身上，仔细地教他。

这个时候他们的身体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接触，一经碰到男孩的身体，李镇道全身会激流一般战栗，屋子里的空气瞬间凝固。

很压抑，要死的那种。

男孩的气息呼在李镇道脸上，很别样，很撩人。李镇道心跳加速，身体也跟着起伏，有个地方动作特别明显。接下来，他的呼吸已不叫呼吸了，手久长地搁在男孩身上，无法拿走。

这样的描述，的确不像是举报信，倒像是在极力渲染着一个青涩的故事，文采虽然好，但看着让人不舒服。

根据案卷记录，举报者身份当时并未查明。公安人员做过调查，有人说举报者是艺术学院的一位老师。官渡后来找到了这位老师，但依他的判断，举报信不可能出自此人之手。

尽管这位老师在举报信事件发生不久后就离开了学院。

也有人说不是，是校长李镇道的妻子。

可从案卷看，当时公安方面更相信是后者。

校长李镇道的妻子很早就发现李镇道有某方面的倾向了，为了考虑影响，她才一直忍着没说，希望李镇道哪一天能回头。可李镇道就是回不了头。

不但回不了头，反而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他们夫妻由亲密变得疏远，再由疏远变成反目。实际上早在两年前他们就分居了。

李镇道的妻子是为了不让李镇道再把这些孩子伤害下去，才果断写的这封举报信，希望有关方面插手，查清艺术学院这些肮脏的交易。

不知是这封信用了假名没具真名，还是信写的实在不像是举报信，总之，相关部门并没有马上出手查处，艺术学院还是一如既往的样子。

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某天深夜，大多数人们都已睡了，这座城市里一

家宾馆的楼上，突然跳下一位女生。有人清晰地听见，女生还在楼顶的时候，喊出一句话：“我不想死，我想跳舞！”

话音刚落，她就纵身跳了下来。

女生当场摔死了。案卷里有法医的证明。

死者是艺术学院舞蹈系的一位女生，十六岁，面容姣好，发育惊人，身高有一米六七。

关于女生的死因，众说纷纭，案卷里也记录了一些。

调查中有人说，女生家境不好，艺术学院虽然收费不贵，但校园风气不大好，学生之间攀比风气严重。女生可能受此影响，有了心理压力。

也有人说，女生常常在夜里出去，半夜才回来。具体干什么，没人知道。

这话的暗指性很强。好在卷宗里只记录了一笔。

当然，更多的调查，指向艺术学院。似乎艺术学院真的存在举报信所反映的那种问题。

可是女生跳下来时，衣服穿戴整齐，一个扣子都没解开，就连鞋子都没换，仍然穿着上学时的那双鞋子。这就排斥了她在宾馆遭到性侵的可能。

法医在尸体上也没有发现被侵犯的痕迹，甚至她的衣服上也没留下任何可疑指纹。

最让人想不明白的是，房间里没有其他人。警察赶到时，房间的一切都摆放整齐，没被人碰过。两张床的床单、被子都是整齐的，床上没有留下任何印记。

只有卫生间被人用过，面盆里留有水迹。蹊跷的是，面盆里没提取到有用的证据，水龙头等上面同样也没检测到指纹。

对这家宾馆的前台进行调查时，当夜值班的两位服务员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先是说房间是他们接到电话后预留的，但房间门是谁打开的，当夜进入房间的除女孩外，还有谁，她们表示都不知道。

后来查明，房间还真不是当天晚上登记的。这是一间长包房，钥匙在包房者手里。

包房者用的是假身份证。

3

市公安局刑侦队档案室有当年调查此案的卷宗,详细记录了调查过程。

此案当年是由刑侦支队副支队长钟好直接负责的。

顺着检举信的内容,还有从其他渠道摸到的一些线索,钟好他们很快查实,艺术学院确实不干净,存在向社会输送女生的问题。

具体流程是,先由班主任或个别专业课老师物色好那些家庭条件差,本人条件又好,且有点小小虚荣心的女孩子,然后给她们洗脑,再带她们到酒城或是歌舞厅去“体验”生活。

“体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借机观察这些女生的虚荣程度,判定她们是不是见钱眼就开的角儿;二是让她们感受到 K 歌房或酒城那种光怪陆离、虚幻缥缈的生活,等于是给她们开眼界。

这个过程走完之后,就能确定哪些女生是安全的,是可以输送出去的。

然后就有专门的人将这些女孩带出去,交给另一条线上的人。至于这些女孩最终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去陪谁,就不知道了。

这是秘密。

也是钟好他们一心要查到的黑幕。

资料显示,就在钟好他们侦查女孩跳楼案时,又有一对家长报警,说他们的女儿王橙找不到了。

王橙是艺术学院新招的女生,读的专业是服装设计。跟王橙一并失踪的,还有同宿舍另一位叫李矜矜的女生,两人年龄都是十六岁。初中毕业后考进艺术学院。

王橙的父母是工人,父亲原在汽修厂,母亲原在服装厂。两人都在三年前下岗,目前在县城开着一家小卖部。

李矜矜的家庭情况相对好一点,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一家小企业的会计。

寻找两个女孩的过程中,钟好他们发现了一个叫“刚子”的年轻人。两个女孩被学校有关人员带出去后,交给了这位“刚子”。

而据那家宾馆的前台辨认，“刚子”就是那位长期包房的“老板”。

警方怀疑，这位“刚子”就是中间人，是搭在校方和另一股势力中间的一座桥。

接下来，钟好他们的注意力就集中到了刚子身上。

刚子很年轻，才二十出头。这家伙没有正当职业，最早在医院当过搬尸工，也在库房干过库管员，还在酒城干过调酒师，心情好的时候，还客串吹过萨克斯。

据说他有一首非常拿手的曲子，自创的，叫《断桥》。吹得如泣如诉，十分悲凉，能将人的魂魄勾走。

后来他不在酒城干了，因为那时候的酒城不像现在的酒吧，远没现在这么文明，也没这么火。说白了就是供客人们喝廉价啤酒撒酒疯的一个地方。

那时候火的是卡拉OK厅，有面子的也是卡拉OK厅。当地人都叫它卡厅，里面不止能唱歌喝酒，还有坐台小姐。

刚子又去了卡厅，在里面当服务生的头儿。

这小子心狠手辣。卡厅当服务生期间，跟人打过几架。一次是几个醉酒的小混混来唱歌，开了包房，要了小姐，结账时却不给小姐买台费。说他们没碰过小姐，既没跳舞也没干别的，还嫌小姐喝了他们那么多啤酒。

争来争去，刚子就出手了。他抓起垃圾筐里的啤酒瓶，没等几个小混混反应过来，乒乒乓乓十几下，一堆啤酒瓶没了，几个混混头上各挨了三五下。有的冒出了血，有的虽没冒血，但也捂着头上的大包嗷嗷嚎叫起来。

“买不买？”刚子问领头的。

领头的还不服气，大约是还没挨够，硬撑着犟了一句：“我没摸她没碰她干吗要买，讲不讲道理啊？”

刚子一把抓过一位个矮的小姐，猛地推到说话者面前：“今天让你摸，要是不把她摸爽，这门你休想出。”说完，又抄起一酒瓶。“嘭”一声，碎了。

这次他抄的是没开的啤酒。那小子头上立刻冒起了血浆，是啤酒和血的混合物。

“买不买？”刚子又问一句，手同时伸向第二个啤酒瓶。

领头的一看遇上玩命的了，吓得脸如死灰。

“买，我买还不行吗？”他还算识相，掏出一堆票子，颤颤地递向了吧台。

买了单，刚子一把搂过领头的：“早这样不就没事了。这次没让哥几个摸好，明天来，明天重新给哥几个换一批小姐。一定要来啊，我在这等着哥几个。”

领头的买了单，本还想仗着酒劲说几句让刚子等着之类的话。一听刚子主动邀请，吓得魂都没了，掉过身子就逃。

还有一次更狠，刚子把市里某机关的两位科长给打了，打得两位科长跪地求饶。

那两家伙一晚上折腾着换小姐，派进去哪个都过不了十分钟，就嚷嚷着要换。刚子起先还有耐性，人家是科长，惹不起啊。

换着换着，刚子的脾气换上来了。一脚踹开门，顺手提起沙发上坐着的一位科长说：“是不是专门跑来找事的？”

科长起先嘴还硬，说小姐服务不好。刚子狠狠地拽了一下科长的衣领，他的手劲好大，衣领在他手里变成了一根绳索，科长快要吸不上气了。

“想要啥服务，说。脱都给你脱了，还要怎么个服务，你当这是妓院啊？”说着，左手照准科长的裆部狠劲地捏了一把，捏得科长眼珠子都要憋出来了。

“轻点。”科长叫唤。

“信不信今晚我把你废了？”刚子又用劲捏了一把，科长疼得叫不出声了。整个人像是一条干鱼。

那晚两位科长不只是挨了打，还把所有小姐的台费都给买了。只要派进去的，不管几分钟，全买。

买了单后科长威胁：“让你狠，看你能狠得过明天不，也不打听打听，我们是干什么的？”

刚子猛又过去，一把搂住说话的这位脖子，说是搂，其实是用力卡住：“早就打听好了，不就是教育局吗，你是招生办的，他呢，财务科的。跑这种地方说身份，是不是吃错药了？”

两个一听话不妙，吓得不敢吱声了。刚子还不甘心，冲小姐招招手，过来两位坐陪小姐，刚子指着科长鼻子说：“信不信明天就让她二位找到你单位去，你把她们肚子搞大了，你要不方便呢，就让她们去问你们局长，问你们老